
影印宋藏遺珍
第三函
函十冊

大唐韶州雙峯山曹溪寶林傳卷第六

朱陵沙門智炬集

三藏辨宗章示化異香品第卅二（此章亦名光琛錄）

（一）此前魏第一主文章黃初三年壬寅之歲十月中旬建業孫權稱于吳主在位卅一年是時赤烏三年辛亥歲有沙門康僧會至於于上元立第茨設像行道吳主問曰佛法有何靈驗僧會答曰佛有遺骨舍利神應無方有求皆見吳主即令祈請是時僧會至念虔誠不遺其事得于舍利進上吳主是時吳主乃命力士種種

試練而光彩璨然都無有損吳主得信遂爲塔卽今上元建初寺是也所以先立塔廟者爲佛法初到凡情久昧若卽傳眞理取信誠難故先立塔像使修崇有在也自佛入涅槃後經一千七十年至於漢地佛法到後又經一百六十三年至于吳地

（文章應作文帝　第茨應作茅茨）

（二一）是時有一三藏名竺大力在後漢末第十二主獻帝請翻大品翻經旣畢一會七人同遊上苑其三藏是月氏國第廿三祖鶴

勒尊者弟子忽於苑中見一道白光倏然而滅衆相謂曰此是何相偶是一光瞥然而沒三藏曰今此光者不是別相我鶴勒滅度當于此時衆人聞之已咸共傷動遂聞奏獻帝編于此記云後漢十九年己丑之歲月氏國鶴勒應光示化

（大品竺大力不出大品契嵩改作本起）

〇傳法正宗記卷九宗證略傳

（二）月支國沙門竺大力者蓋第二十三祖鶴勒那之弟子也性素聰悟能通大小乘學其國號為三藏以漢獻帝之世至乎雒邑嘗與沙門康孟詳譯正二本起

經一日所館有白光一道忽發於前大力斂容曰此光乃我師鶴勒那入滅之相也衆異之遂以聞帝帝即命誌之其時己丑歲也

(三二)此三藏從茲遊化至於上元禮覲僧會會曰將得佛法來不三藏曰問我作甚沒僧會曰故問凡僧三藏曰汝其聖人

會曰我是聖人汝是凡夫三藏曰我是聖人更何用問僧會深知失意歎曰善哉智者當師何尊言論開宗妙知決盡三藏曰我師鶴勒智辯他心暗昧不通無過於我會曰似師辯利當有幾人爲自一身別有兄弟三藏曰似我等輩而

有三千穎拔出羣名曰師子受師教囑當化北天智惠弁才他心宿命（僧僧會會是僧會僧會之連體也以下準之）

○傳法正宗記卷九宗證略傳

（三）尋游江南適值孫權稱王於建康方嚮佛法乃置寺禮沙門康僧會於其國僧會初見大力甚不德之尋用問答遂相推重因曰仁者何師乃能如是大力曰我師鸖勒那故得此妙悟乃通他心僧會曰師鸖勒之徒如師利智凡幾何人復有遇之者乎大力曰似我儔三千若其穎達離倫者唯一上人耳號師子比丘其人密受正法與師繼世方揚化於北天竺國

（四）三藏曰我欲見王會卽引見吳吳主主問

曰朕當化洽合得幾年之歲讖曰清霄喫飯雲
間鬪走十四年末逢猪閉□
（逢猪閉口因蠹魚一字不明或是口字）

○傳法正宗記

（四）僧會遂引見於吳主稱道其異吳主乃問力曰孤恭此有土國祚其有幾何力遂說偈答之曰
清霄喫飯　雲開鬪走　十四年末
必逢猪口
當時權不曉其言而亦甚禮之大力留吳久之及權死其子亮即位益相見問而言皆有効驗

（五）是時吳主悉不知會自爾三藏只在上元五十年間不離長乘寺吳主崩後七年第二主

再有請命至殿坐猶未定帝問曰師有聖眼不
對曰未得上人法不敢深保帝曰今日西天五
土有何氣像師曰今日北天當有難起帝曰天
上氣像朕不深知北土難興誰能體悉帝曰欲
有近問將代遠疑請師善決以表忠信師曰有
疑請問不在試之帝曰今此殿前有一大樹師
可見
不師曰西國呼爲石陁此土名爲松樹帝曰此
中有物師曰有乖龍帝曰如何驗實師曰且待
須臾風雨卽至帝曰天上無雲如何有雨師曰

聖者作用不以爲難言論未止有大風雨雷電
動作一霹靂樹如粉碎帝卽禮拜讚曰神通自
在人已得他心智乖龍在於樹其師心便契與
師言未盡風雨須臾至
（乘字字劃不明或敬或樂　氣像卽是氣象）
（六）自後三藏至吳第三主休庚辰之歲却歸
西天
○傳法正宗記卷九
（六）大力尋至孫休之世庚辰歲復還西域
（七）自黃初三年壬寅之歲有中天沙門曇摩

迦羅來至許昌觀魏境衆僧全無律儀時有當土名僧光璨問三藏曰西國律儀軌則當何主持示其滅度當有何相莫說昔世師親覩者請爲寅白答曰我所見者而有二師一曰摩拏羅二曰鶴勒那此二尊者我悉睹之見於神變不可測量說法化度摠獲聖果

○傳法正宗記卷九宗證略傳

（七）中印度沙門曇摩迦羅者以魏黃初壬寅之三年至乎許昌初視僧威儀不整頗嘆之謂其不識法律當時許昌有僧光璨者賢於其衆能善遇之乃禮而問迦羅曰師於西國所見何者勝師乃以何法住持幸以見敎迦羅曰西土凡

有二大勝僧一曰摩拏羅二曰鶴勒那
我皆禮遇二大士者皆傳正法以法住
持預其衆者寡不莊整然而大士俱得
聖道而異德皆不可測

（八）彼摩拏羅臨門神力敵百萬象又復通聖
知其昔劫育王之塔所因又當滅度時手指一
泉從地涌出并說偈我悉記得光
璨請說偈言偈曰　心地清淨泉　能潤於一
切　從地而涌出　遍滿十方濟　說此已寂
然入滅璨又問曰此師滅來至今多少年代師
曰此師滅來五十八白

○傳法正宗記卷九

（八）摩拏羅者始於那提國以神通力一鼓其腹乃能威伏百萬惡象及其出家教化於西印度於其國辨塔指泉皆有驗効（事具其本傳）

（參照）傳法正宗記摩拏羅大士傳

大士卽騰身太虛呈一十八變返座指地發一神泉復說偈曰

心地淸淨泉　能潤於一切
從地而涌出　遍濟十方世

已而泊然寂滅

（九）又問後師化度如何師曰後師者卽前師弟子名曰鶴勒那所作神通非凡所測亦見神變一十八數作聖已入滅大衆欲以火焚各分舍利是時鶴勒見身說偈不許分布其偈曰

一法一切法　一切一法攝　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切塔

○傳法正宗記卷九

(九)鸐勒那乃其繼世之弟子也大興佛事
於中天竺國及其寂滅四衆焚之將分
去其舍利鸐勒那復能示現說偈誡之
不容其分(偈亦具其本傳)

(參照)傳法正宗記鸐勒那大士傳
四衆闍未已將分去其舍利務各塔之
大士復現而說偈曰
一法一切法　一切法一法攝
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切塔
衆即合一非浮圖而供養之

○傳燈錄第二十三祖鸐勒那章

(九)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
興塔尊者復現空中而說偈曰
一法一切法　一切法一法攝
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一切塔

(十)此師入滅今一十四年矣又問彼土年代與此不同師曰名字有異時節一也中天竺國冬遇雪以此名之呼爲一白北天有多羅樹葉如輪若遇夏其葉如玉取此印之亦名一白西天其葉彫盡名之曰宵亦云一寂南天有諸樹木遇秋如今名之一黃東天樹木遇春如藍亦曰一青共此國中正春不異名號雖異四氣則同就彼五天不失正氣何故此五天竺國世界中心納氣受息悉不失度於彼中有人者多獲長命當報終後不受衆苦爲少欲不貪

彼我如一

光璪命筆錄之編入僧史

（十）○傳法正宗記卷九

光璪曰其滅度久耶近乎迦羅曰十二年矣光璪曰西國歲歷頗與此同乎迦羅曰號謂雖異而氣候不別也遂說五天竺之歷數云云迦葉尋亦西還光璪亦即傳其事後之爲僧傳者得以書之（十二年應作十四年　迦葉應作迦羅）

（十一）此三藏去後又經廿八年至齊王嘉平二年春於洛陽更集梵僧重受戒此三藏名曰波羅芬多爲衆之首本是龍身爲聽中天比丘

念[illegible]聖經云說諸等類耳所聞故當得爲人心生恭敬故而獲此報常修梵行爲衆所重

○傳法正宗記卷九

（十一）中天竺沙門婆羅芬多者亦神通不測人也或謂其前身爲龍以聽經故得今所生齊王嘉平二年庚午至洛洛僧多從其重受大戒

（十二）復有弟子名摩迦陁當西晉第十一主武帝太始三年丁亥之歲而降雒陽禮覲波羅芬多師問曰汝雖彼國遊諸土得諸傳法道衆平安以不摩迦說曰當問何衆師曰北天汝到不答到

我聞師子尊者而被王戮今當後世所繼習者而誰得之答曰自師子尊者滅後至今九白有一罽賓沙門婆舍斯多受尊者并傳一衣復説一偈師子在日卽出此罽賓國土今此師者深達法界辯才無礙具六神通及入解脫

〇傳法正宗記卷九宗證略傳

（十二）及晉武太始乙酉之元年會其弟子曰摩迦陀復來芬多因問曰汝在其西國頗游北天竺耶或謂師子尊者無辜爲其國王所戮是乎今復有傳法者與其相繼耶摩迦陀曰然師子誅死今已二十三白有沙門號婆舍斯多者本罽賓國人先難得其付法衣卽日去之方於中天竺大隆佛事其國王迦勝甚器

重之雖外道強辯者皆亦屈伏與王辨
其苑中業泉國人異之復號爲婆羅多
那（事具其本傳）

（十三）從罽賓國出于南天大作佛事彼國王
名迦勝迎此尊者而供養有一外道名無我尊
是時王命此外道與婆舍斯多持
論爾時外道云解默論不好言說尊者訶曰若
不言說爭知勝負外道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
尊者曰何者多名義外道曰無心爲義尊者曰
汝既無心安得義乎外道曰我說無心當義非
名尊者曰汝說非心當名無義我說非心當義

非名所言往返問答如此外道敬伏更不措說

○正宗記　婆舍斯多章

（十三）初至中天竺國其王曰迦勝逆而禮之先是其國有爲外道者號無我恃其術頗訾佛法王常不平至此命尊者抑之及會外道者要之默論欲不以言尊者詆之曰若不以言爭辯勝負外道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尊者曰何者名義外道曰無心爲義尊者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外道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尊者曰汝說非心當名無義我說非心常（當之誤）義非名外道復曰當義非名誰能辯義尊者曰汝當名非義此名何名外道曰爲辯非義是無名名尊者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辯者是誰當辯何物如此凡五十餘反外道詞屈遂伏之（無我應作無我尊）

○傳燈錄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章

(十三)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爲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議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此往返五十九翻外道杜口信伏于時祖忽然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

(十四)爾時婆舍斯多當於殿上聞異香氣卽

起面北合掌作禮大王問曰師禮□□尊者曰
今日我師當已命過深可惜哉深可
痛哉是時大王慰喻問訊
（□□二字貼紙不可見恐是何物二字）
○傳法正宗記
（十四）時王宮殿俄有異香酷烈尊者肅然曰此吾師謝矣其信適至遂北面作禮
（十五）尊者告王曰我住南而化印度師已滅
度何此久留深敬供養當辭之者王曰我有一
事欲白尊者宮有一石夜放光明白日如故於
此石畔復有一泉常流不絕其水熱如湯我今

宮內悉使此湯將充洗浴而不曾歇除尊者固難詳察此是何因而感如此尊者告王曰凡似此者其事有三一者神業二者鬼業三者其地有石石如金色其石如火以因感故亦得其熱此名藥湯亦號自然湯其第二者有人在世不修福德亦不信業廣作諸罪如山不可消盡爲無少善不解懺悔命終之後當入惡道餓鬼之中受其業或經一劫二劫三四五劫得方暫出至于人中還作其鬼餘業不盡漸漸償納以温此水令彼債

主而來所用當如此者名曰業水亦曰債湯第
一者昔在神中不守本業興波動浪令送錢帛
或止古廟廣作殃咎徒祀酒肉神身是業在業
作業以此因故無有出離天罰彼
衆當還人業以此此附水酬答往業爲此之故感
合如是于時大王卽命尊者親察此泉當是何
等尊者到泉所纔見便識告王曰此者債湯及
此石者是於鬼火今將欲滿而故時見大王曰
當合如何尊者曰須一爐香當爲懺悔王取香
爐奉上尊者尊者爲懺願罪消滅如此三說于

時泉邊忽見一身可長一丈至尊者前作禮歡
喜云我有少福得遇尊者而爲懺悔得克斯務
合生人中不敢便去故來辭
耳纔此語已瞥然不見尊者告王曰此湯却後
七日當自不熱
（是于鬼火難訓恐是于二字間脫一字）

○傳法正宗記

（十五）尋謂王曰我始去師計往南印土王曰今
此久留豈辭師之意遽別王將去王曰
尊者少留容有所請余苑中有泉熱不
可探其涯之石夜則發光雖甚怪之終
不知其然願爲決之尊者曰此爲湯泉
有三緣所致其一神業其二鬼業其三

熱石熱石者其色如金其性常炎故其
出泉如湯鬼業者謂其鬼方出罪所遊
于人間以餘業力煎灼此泉以償其夙
債神業者爲神不守其道妄作禍福以
取饗祀惡業貫盈冥罰役之亦使煎灼
此泉以償濫祭王曰幸尊者之驗三緣
此果何者而致之尊曰此神業所致
也即命爇香臨泉爲其懺悔須臾瀕水
現一長人前禮尊者曰我有微祐得遇
尊者即生人中故來辭耳已而遂隱後
七日其水果清冷如常泉

(十六)是時尊者即往南天大王即嚴四兵送
于出城并賜象輦深奉細妙自此得號波羅多
那梵名也此言善別業泉衆

（十六）時中印之人以其言有効乃以婆羅
多那稱之及北天竺聞之復以婆羅多
羅稱之然二國之所稱猶此曰別業泉
衆也

時波羅芬多聞弟子說五天識知心自踴躍告
摩迦陁曰汝善知悉我亦懸覩深委彼事定不
錯謬遂於西晉武帝太始三年書記東京白馬
寺因玄朗法師至白馬錄得此本編之入集永
訣古今之疑定知不誤矣

○傳法正宗記宗證略傳

（十七）芬多謂其弟子曰我亦知之適驗汝
說識有所合當時好事者卽書于白馬
寺
後有沙門號賢朗法師者得于其寺乃

傳于世以芬多到中國在齊王之世則當列支疆之前爲其始顯於晉太始中故次之也

第廿五婆舍斯多章梵衣感應品第卅三

亦名後魏佛煙三藏五明集

(十八)爾時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名寂行母號常安樂於夜夢中見一神人手執寶劍內外明徹斷無瑕穢翳此神人者以手度劍付常安樂云汝善保護勿令有損夢覺即如有孕其身如風常有異香遍滿宅舍時有天花自空而墜十月既滿不覺產度又見手中

如執其物復不開展年至十一有一三藏來至其家告其父曰此小童子如斯人者年至廿當坐道場獲無上竅其父問曰此子手中似執一物不知其因三藏曰此所執者非是己物年至廿自當還他三藏記已出門不見及年廿父夢神人令送此斯多付與師子令翳此手必得平復云云父在前卷不復重錄及出家受戒得付法已行化至于中天降伏外道爲王并泉已具前章云云

○傳法正宗記卷四

天竺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傳（十八）

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氏（亦號婆羅多羅亦說婆羅多那）父曰寂行母曰常安樂初常安樂夢人授之寶劍因孕尊者此後室有異香天數雨花其家及誕拳其左手常若握物至年十一有異僧來其舍謂寂行曰此子年至二十當得大法寶其手所握亦此得發明言已僧忽不見及尊者勝冠父寂行攜詣師子尊者辨其宿緣卽恣從師子出家因加今名既爲沙門而師子方老又其夙累密邇乃以法付之苦令其去國尊者從命卽日去之

○傳燈錄

（十八）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受心印

同錄第二十四祖師比丘章

尊者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覩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

○祖堂集

（十八）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姓婆羅門父名寂行母號常安樂夜夢神人手執寶劍付常安樂因此有孕滿月產下其子左手常拳似執物從此出家證果得法

（十九）又至于南天化導羣品百千萬衆時南印度王名曰天德即請尊者宮內供養是時彼

國有一咒師名曰通靈彼王被惑多取其語縱
有善者志不存立見師到已王請供養心生嫉
妬多設方計欲損尊者爾時尊心常自安樂不
疑懼之時天德大王告尊者曰我有二子常修
功德不好財色亦不多語每佛至前覲禮尊像
自近一年長臥床不得健好既作多善合得好
報以何因緣而招此果時尊者告大王曰今此
病者却是功德作之此王子者於後世中必無
其罪今世之中不作功德當於此時亦無其病
何以故佛云人業惡故常在身心猶如內病藥

不相應
彼病不出亦不動作直至死後其病卽見人業輕故亦在身心猶如霜露遇其好藥眼卽病見見盡其病身卽安樂何以故身有其業志心懺悔有功其病自見不受後業此太子者亦復如是故佛云於三惡道中若應受業報願得今身償不入惡道受又云衆罪如霜露惠日能消除是故應至心勤懺六根罪王聞是說心生歡喜卽與太子廣作利益願病痊可

（每佛至前恐應改作每至佛前眼卽病見意義不通）

○傳法正宗記

（十九）尊者終告往於南天竺王躬羅御仗以送之既至南印其王曰天德者亦逆而禮之初王有子奉佛頗如法為其功德然病且經年王因以問尊者曰吾子奉佛作善而乃得久疾善惡報應將如之何尊者謂王曰王子之疾誠功德之所發也然此理幽遠王其善聽佛謂人有重業在躬猶內病已深藥不能攻將死其病益作病之在淺遇藥即動動而後較重業亦然雖有功德無如之何及其死矣業報益現業之輕也資於功德其報即現後乃清淨今王之子為善久疾必其所為功德發此微業適雖小苦後當永甯經不云乎於三惡道中若應受業報願得今身償不入惡道受王何疑乎王信其說復為營福其疾果愈

○傳燈錄　婆舍斯多章

(十九)卽辭王南邁達於南天潛隱山谷一時

彼國王名天德近請供養王有二子一
凶暴而色力充盈一柔和而長嬰疾苦
祖乃爲陳因果王卽頓釋所疑

(二十)是時呪師聞王敬於尊者內自設計用

以

毒藥藥彼尊者當食此藥亦不言說旣食已命
無所損爲藥毒故其氣上昇從頂而出化爲一
蓋覆在頂上可高三尺王見已不知着藥告呪
師曰尊者頂上可高三尺猶如其蓋當是何物
時呪師卽至尊所以手頂上摟攬三二十下却
歸本座遺在手地都不覺知爲毒藥故非尊所

爲王見驚訝問咒師曰手在何處咒師曰在此
地上心猶不伏卽命同徒可近一百俱至王殿
恐此尊者多有妖幻恐損於國
我欲共鬬令知勝負王勑一任時尊者不起於
座頭上藥毒尚未消滅疑如一蓋澄澄不動是
時咒師遞相問曰適來手落因何之故其先呪
師曰此者頭上有劍我不覺知遂損於生時諸
呪師一時向前各說我能有一師手持一木可
長七尺就頭上空中托撈亦無所礙一時以手
空中揮略只着藥氣其手卽殞悉不能動是諸

咒師心卽甘伏不敢索鬪着藥氣者悉皆自死有不着者重來歸依欲求出家尊悉領受咸與度脫

（遺在手地恐是遺手在地之衍）

○傳法正宗記

（二十）然其國先有呪師曰靈通者王所信重及此乃嫉斯多謀以毒藥中之藥不能害復以術較術益不勝以是深銜之

○傳燈錄

（二十）又有呪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藥于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而出家祖卽與受具

（廿一）爾時尊者即出宮苑在於國內遊諸聚落化四部衆經六十年是先大王身已崩化復立一王名曰得勝常崇呪師心不信佛被其呪師於王所說言彼婆舍斯多不會其道亦非師子弟子王若不信請當試之王曰何以試之呪師曰此云聖人問其差事若答不得即非師子繼業弟子爾時大王有一太子名不如密多聞王欲試尊者即諫父王曰今此尊者昔王供養甚是威德不可思議昔

有呪師而試尊者當於其時手皆墮落悉不可

比願王慈造當勿試之王聞子語切齒訶責不取其諫卽因太子在於宮內不令出入不給供侍每加惡言不自解悔卽於一日命其尊尊者者赴命王見尊者亦不命坐當殿誡語而問之曰我國之中無諸邪法師所學法當是何宗尊者曰此國之內無諸邪法我所學者當是佛宗王曰佛滅度來千二百歲師今七十當何得之尊者曰自釋尊傳教歷于廿四師

我今所學當繼師子尊者王曰師子自身已遭刑戮師有何法囑付於汝當此傳授尊者曰我

受其法亦有其信僧伽梨衣見當在此王曰便
請此衣我欲覩見爾時尊者則於囊內取僧伽
梨衣奉上大王王雖見衣不生信敬卽命左右
以火焚之使人奉命卽執其炬當于殿前再候
進旨王曰便當焚爇何更在久是時使臣卽便
焚爇其火熾盛上下通貫發于時光明貫天祥
雲覆地四花亂
墮芬馥異香火燼衣存不損如故王見此已心
卽敬伏卽請尊者登于殿上深自發信便請懺
悔尊者便爲懺悔王所不信願罪消滅如是三

說卽放太子

○傳法正宗記

（廿一）時尊者去王之宮化於他部已十六
年會天德崩後王德勝卽位尤好呪者
之說呪者因讒之謂其王曰婆舍斯多
非師子弟子豈有道耶請王試之王從
其言
時王太子曰不如密多者知其構惡於
尊者乃諍之曰婆舍斯多祖王所重前
呪師不能害之尋亦自斃其道甚至國家
不須試之王怒謂太子黨於斯多遂因
之一日果召尊者御正殿而問之曰我
國不容邪法師之所學乃是何宗斯多
對曰我所學者佛法之正宗也王曰佛
滅已過於千歲而汝安得之尊者曰自
釋迦如來傳法更廿四世至於吾師師
子我適所得蓋承於師子比丘也王曰
師子戮死安得以法相傳果爾亦何以

爲信尊者曰吾師授我傳法僧伽梨在焉卽進於王王初不然遂命焚而驗之火方熾遽有異光自其衣而發掩於世火祥雲覆之天香馥郁及燼而僧伽梨如故王大信乃盡禮於尊者其僧伽梨衣王卽請之遂詔出其太子

（一）及應作火

○傳燈錄

（廿一）後六十載太子得勝卽位復信外道致難于祖太子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卽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邪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

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
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
眞嗣既明乃赦太子
○祖堂集
（廿一）行化至中天竺國廣化羣迷次第遊
行至南印土有一國王名曰得勝常崇
呪師不信佛法呪師奏王婆舍斯多不
會佛法請王試之此人云聖問其異事
若答不得則非師子繼承弟子
大王有一大子名不如密多則向王曰
今此尊者先王供養有大威德不用試
之王切齒呵責則因太子王乃命師師
則赴王命不令坐殿試語問曰我國
之中無諸邪法師所學者當是何宗師
曰此國王之內無諸邪法我所學當宗是
佛宗王曰佛滅度已千二百年師今七
十當何得之師曰自釋迦傳教歷於二
十四人我今所學當繼師子尊者法亦

有信衣名僧伽梨衣現在囊中取呈大王王雖見傳法袈裟心不敬信則命左右以火驗之其火熾然光明貫天祥雲覆地而雨四花異香氣馥火燼衣存王覩斯瑞方乃發心求哀懺悔（此衣在於王宮起塔供養）

婆舍斯多濟儲見乳章弁瑞日月品第卅四

（廿二）爾時王子在於宮內身被因縶亦不得食作是思惟我爲佛故而被因縶今我飢渴如何存濟作是語已于時有一道白乳從空來入於口中如甘露味食此乳

已身心明朗身輕健無復燥悶而自安樂又言

我雖快樂不樂宮殿若出于此便卽出家語已
使至宣王詔命令放太子于時太子出謝父王
又啓王曰身有疾病不任繼嗣欲近道者而求
出家王不留難告曰願汝善勤莫退其志且證
道果不退菩提爾時密多謝王已卽辭出家王
任汝去太子卽往師所頭面禮敬而白尊者曰
故來禮侍欲求出家尊者問曰父王聽不密多
曰我已諮白悉不留難任我出
家命至師所師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密多曰
我所出家不爲其事師曰汝云不不爲爲何事

密多曰我所不爲爲爲俗事師曰不爲俗事當爲何事密多曰當爲佛事尊者念言當是如來以大悲力令此太子助作佛事太子在師左右六年所言皆異尊者就王宮與出家兼請賢衆與之受戒是太子當受戒已其地振動白日月見衆會悉覩

（汝云不不爲爲何事是汝云不爲不爲何事之略體）

○傳法正宗記

（廿二）初不如密多被因左右不得以時進膳饑渴之甚方慮死在旦夕俄有白乳一道自空而來注其口中味若甘露形神卽甯因有所感竊自謂曰我若脫此

當求出家少頃而赦命至太子見王謝已遂稱疾請免儲副乞從出家王詳其志不可奪許之太子卽詣尊者致弟子禮尊者曰父王聽乎曰卽兪又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曰我爲佛事尊者以其懇至尋爲度之當此（）地動月於晝現擧國皆驚

（廿一）○傳燈錄

太子遂求出家祖問太子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曰我若出家不爲其事祖曰不爲何事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卽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振動頻多靈異

（廿二）○祖堂集

時太子被因深宮幷不得食乃云我爲法故今此飢渴如何存濟其時天降

白乳入口味如甘露食了輕健乃作是言我若出宮則便出家王詔出宮投師出家師云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太子曰我所出家不爲其事師曰汝言不爲不爲何事太子曰我所不爲不爲俗事師曰不爲俗事當爲何事太子曰不爲俗事當爲佛事師自念言如來以大悲力令此太子助作佛事在師左右出家具戒

（廿三）王見此月并又地動告尊者曰今此疑瑞有似非好尊曰今此祥瑞是善利王曰我問白日月見陰陽相逆夜中見日亦復如是尊曰白日見月得遇聖者夜中見日暗者皆明王聞師解心即歡喜又問尊曰

我自此來心有五疑今遇尊者心應決了常見世界有地振動有不動處有時遠振不知其際今日地動是何所作及遍不遍亦復如是又疑天上日月星宿當有何感時隱時見下有識者悉知其事有不知者如我無異及彼之者時會不會又疑地上所感生于異物

將應何事用表何人雲虹氣象悉從地起有何等人當感此事又疑東西二際有其霞彩色種不等朝有暮有時散時聚又疑其天淨無雲時其色青紺以何感故當獲如是我願尊者心如

大海不異小流雖說佛法亦說世法而此前事非因尊者難可知解尊者白大王曰千世界即是佛界百億如日月亦復如是豈會佛法不說世法若作是解無有是處此五事者何以故今者地動及諸異瑞日月星像悉有由

矣世有諸佛出見地四振動白日見月夜見於日世有諸佛成菩提道地五振動日月光明世有諸佛涅槃地六振動日月暗昧世世有菩薩出見地三振動白日月見世世有菩薩成道地四振動夜中見日世世有菩薩滅度地五振動天上明

星皆悉暗昧世有羅漢出見地二振動白日星見世有羅漢證果地三振動夜星衆明世有羅漢寂滅地四振動夜星不明世有比丘學佛道不退堅志一生二生亦出見世地一振動此佛道比丘欲證果地二振動此佛道比丘欲遷化時地三振動若有比丘學菩薩道不退堅志一生二生至於三生出見於世地半振動此學菩薩比丘若證於果地一振動此學菩薩道比丘若滅度時地二振動若有比丘學羅漢道不退堅(志)一生乃至四生等出見於世感其

星明此比丘當證果時地半振動此比丘入滅
時地一振動於世界中有一衆生至孝至順者
地半振動於世界中有一衆生犯五逆者地半
振動如
地振動而有入等其事皆爾又東西有霞者爲
須彌山東西二面黃金諸竅各見其氣爲日光
所照雜竅氣見當日盛時此氣不見日此氣出
見卽遙遠此聚散者日行三道各不同時春夏
秋等亦復如是又此天如紺色者爲須彌山南
面所嚴飾處是吠璃琉所作以應故常作青色

也此天上祥瑞而有三等人中祥瑞及地亦各有三而此祥瑞各見不同故如是說大王問曰天上三者何尊者曰感日上上祥瑞感月上中祥瑞感

星上下祥瑞日月星等悉在于上隨所感衆呼爲上中下感日者是佛世尊最爲其上以感於日名爲上上祥瑞感月者皆是菩薩羅漢中果之聖感感其月故名爲上中祥瑞感星者皆是下界名賢感於上象名爲上下祥瑞從地所起而無根株如此祥瑞亦有三等地生虹名上上

祥瑞地生雲其雲五色名爲上中祥瑞地生於
氣氣如蓋名上下祥瑞又於人中而有三等若
感於君上上祥瑞感於臣上中祥瑞感於人
上下祥瑞又禽獸之中而有九等悉皆不同何
以故其弟子一者比而未有忽而有者又非雌
物其形妙妙身如銀色此名上上祥瑞又禽獸
之中以有形者不是雌物本非白而忽自白師
子龍龜等并爲上中祥瑞又於禽獸之中最精
妙者本非有角忽如自有者并爲上下祥瑞又
於禽獸之中本非有翅忽而有并白色者名中

上祥瑞又於禽獸中本非有鱗者忽爾生鱗并
變白者名中中祥瑞又
於禽獸中非紫者忽而變紫名爲下上祥瑞又
於禽獸中本非青色黃色不是雌者名下下中
祥瑞又於禽獸中本非黑者忽爾變黑不論雌
雄名下下祥瑞又於草木之中而有九等又草
木之中本自堅貞更加異瑞本非白者忽而自
白此名上之瑞又於草木中比少有者其心堅
實復加紫者名上中祥瑞又於草木中本非有
葉忽爾自有者名上下瑞又於草木中本非有

子菓如有得結實者名
中上瑞又於草木中相擁生者名中中瑞又於
草木本非有花者忽爾著花花色紫者名中下
瑞又於草木中本非人形忽作人形者聖名下
上瑞又於草木中本非有光忽而有者名下中
瑞又於草木中本非禽獸形者忽作獸形者名
下下瑞爾時尊者告大王曰若於三千大千世
界如此祥瑞無量無邊不可窮極且數此世界
略舉少多王曰若非尊者誰能弁此祥瑞我今
有福當遇尊者得聞此事

深達其意卽於座前作禮

（百億如日月恐是如百億日月）

（不退堅恐脫堅下志字）

（口五逆因蠹魚一字不明契嵩作作今訓犯字）

（相口生因蠹魚一字不明契嵩作接今訓擁字）

○傳法正宗記

（廿三）王恐其不祥尊者告曰此非不祥勿憂也王曰吾聞月晝出日夜現此陰陽相反安得祥乎尊者曰晝而見月表遇聖人夜而覩日表大暗皆明王憂遽解因謂尊者曰我夙有五疑今遇尊者聖智敢問之一者往見地動或近或遠由何所致今日復爾同不同耶二者日月星宿何故隱現不時三者地產異物其應誰乎雲霓佳氣自地而作何人惑召四者東西極望霞彩不定倏明倏

滅與其五者天色青紺其孰使然尊者
無專佛法而不言世諦願爲決之尊者
曰三千大千百億日月皆佛境界而孰
不可談豈有佛法世諦說不說耶王無
爲是語然王之所疑皆有以也君其聽
之世有佛出地則四震晝則現月夜則
現日世有佛成道地則五震日月增明
世有佛涅槃地六震日月皆晦世有菩
薩出者地則三震晝則現月世有菩薩
成道地則四震夜則現日世有菩薩滅
度地則五震天之明星皆卽曖昧世有
羅漢出者地則一震晝則星現世有羅
漢證果地則三震夜星皆明世有羅漢
寂滅地則四震衣星皆晦世有比丘二
生不退學佛之道及其出世也地則一
震若是比丘將證聖果地則二震若是
比丘遷謝之時地則三震世有比丘三
生不退學菩薩之道及其出世也地則
牛震此學比丘將證聖果地則一震此
學比丘欲寂滅時地則二震世有比丘

四生不退學羅漢道者及其出世也衆
星皆明此學比丘將證聖果地則半震
此學比丘將入滅時地則一震世有人
爲至孝者地則半震世有人作五逆者
地亦半震是八者功德有大小而業有
善惡隨其所感故地動有遠近日月隱
顯東西霞氣不定其色者蓋須彌山之
東西二面隨曰蔽虧故衆寶之色明滅
不一天色紺青者亦須彌山之南面以
吠瑠璃所成及其晴映故有是色
夫天地人三者之瑞各有上中下三品
其應現不同王曰夫三品者何尊者曰
感曰上上瑞惑月上中瑞感星上下瑞
感其上上瑞者唯佛大聖人能之感其
上中瑞者唯菩薩其次聖人能之惑其
上下瑞者唯阿羅漢又其次聖人能之
雲氣虹霓起於地者亦有上中下之三
品也虹霓之氣上上瑞也唯君有道故
能感之景雲五色上中瑞也唯人有善
乃能感之禽獸之瑞亦有九品夫物有

罕見於世而忽有之形非雖牝色如壁玉若鱗龍之類者此上上瑞也物有本非白色而忽雪如若龜師子之類者此上中瑞也物有本非角者而忽角之色復如金此上下瑞也物有本非翼者而忽翼之色復如銀此中上瑞也物有本非鱗者而忽鱗之色復皎如此中中瑞也（其中下一說元古本脫落）物有本色非紫者而忽紫之此下上瑞也物有其色非靑非黃復不雌牝此下中瑞也物有本色非黑而忽緇之不必雌雄此下下瑞也草木之瑞亦有九品夫草木有本性堅正而益其秀異本色非色而忽皎如此上上瑞也草本有性稍堅正本色非紫而忽紫之此上中瑞也草木有本非標秀而忽秀之此上下瑞也草木有花而不實而忽實之此中上瑞也草木以異本相接而生者此中中瑞也草木有忽變而生異花者此中下瑞也草木有忽生人之象似者此下上瑞也草木有忽

發光者此下中瑞也草木有忽生飛走之象者此下下瑞也夫釋迦佛化境若此祥瑞者無限殆不可紀然皆隨世福力大小感召而出之王得其異聞前而加禮（與其二字恐錯簡）

（廿四）時尊告王曰今此太子定是菩薩當感月見得地振動以感乳故深免渴乏終是聖人當合繼我爾時太子不如密多出家已畢幷復受戒不起于座得三昧果身心清淨獲他心智尊者卽歸本所化度無量乃告不如密多曰吾今年邁欲入涅槃重持此法付囑於汝又曰今此法者是如來正法眼藏傳大迦葉如是展轉

乃至於我我將此法特付於汝汝受吾教聽吾
偈言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非是　我今悟眞性
無道亦無理
不如密多歎喜受教而又告師曰今此僧伽梨
衣在於王宮起塔供養師不傳我當由何以尊
者告曰我所受衣爲此難故汝前無難當何用
衣後世禪法遍于十方所在國土無不遵仰汝
善行化當自保護爾時不如密多禮辭尊者心
壞踴躍當自慶幸而順教詔尊者付法旣竟卽

從座起湧身虛空作十八變放大光明照耀天地用三昧火以自焚身所有舍利從空散下不至於地於其地面可高一尺是時大衆悉皆驚訝云此尊者神力無比爾時大王聞師滅度卽嚴四兵廣飾象輦以諸妙簃共莊一蓋價直千萬持至會所奉上尊者用嚴舍利當此東晉第一主元帝八年乙酉之歲矣

（心壞恐心懷之衍湧身恐應作踴身）

（元帝八年乙酉傳燈改作明帝太甯三年乙酉）

〇傳法正宗記

（廿四）

尊者謂王曰王子出家其所感若是誠大士也宜其繼我紹隆法寶不如密多尋亦證果即與密多還其前之化所其後乃命曰吾老甚非久謝世

昔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聽吾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其性　無道亦無理

密多既受付法復告斯多曰尊者以祖師僧伽梨衣祕於王宮不蒙授之其何謂耶斯多曰我昔傳衣蓋先師遇難付法不顯用爲今之信驗汝適嗣我五天皆知何用衣爲但勤化導汝之已後者度人無量密多默然奉命已而尊者超身太虛作一十八變大放光明照耀天地即於空中化火自焚雖雨舍利而不墜于地大衆各以衣祴接之尋建浮圖合而祕之其時當此東晉明帝之世也（其性應作眞性）

○傳燈錄

(廿四)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
當善護正法眼普濟羣有聽吾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眞性　無道亦無理

不如密多聞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
授祖曰此衣爲難故假以爲證明汝身
無難何假其化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
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
祖現于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
可高一尺得勝王創浮圖而祕之當東
晉明帝太甯三年乙酉歲也

○祖堂集
(廿四)便證道果乃命付法而說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非是
我今悟眞性　無道亦無理

此師入滅時當此土東晉第一主元帝
年乙酉歲矣
八淨修禪師讚曰婆舍斯多久離攀緣

未逢作者終不開拳傳師衣鉢度物
橋舡當心妙見豈假言宣

第廿六祖不如密多章辨毒龍地品第卅五

(廿五)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此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散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爲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

(廿五)不如密多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刹帝利父曰得勝即其國之王密多蓋得勝之太子也誕時宮中有異香氳氳家人奇之然其天性淳懿少崇佛事初婆舍斯多道化其國尊者會事因稱疾乞免太子從斯多出家王聽斯多即宮中爲其剃度會勝僧受之具戒事見於斯多傳

○傳燈錄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章

(廿五)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得勝王之太子也

○祖堂集

(廿五)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土國王太子正名得勝　具如寶林傳也

(廿六)爾時不如密多得付法已次第行化至

東印度國王名曰堅固姓刹利迦常敬長爪外道爾時此王欲移本城向東面五十里來王登高樓命長爪外道令向東望近五十里甚好氣象外道見此亦不知是好是惡而隨王語亦云甚好外道曰此地境異宜

可安城甚是滋茂常有紫氣蓋覆若是惡處必無此瑞又南望見一大山去此城邑可近百里又告長爪曰此山之中應有異物上有竅氣可高千尺于時長爪有一弟子在外先見不如密多入此東印度界密來報長爪云此尊者有福

德善說佛法多諸機辨恐至王處王便宗敬損
滅我徒大仙有便勿令王敬特疾來報當望速
計長爪開已後共王登樓命王西望不見一物
王問曰西方有何物長爪曰西有魔
至行李可畏王問如有魔至當合如何長爪曰
若有此魔國即衰喪王曰當有何計長爪曰宜
便誅戮王曰凡欲誅戮當須有過若未有過難
可形害長爪聞語已辭王下樓歸其本所命同
徒者令各在意有一瞿曇弟子不久即至王必
歸敬我等諸人恐被損滅如有智者宜說方計

衆中有長爪告大仙曰我自有法當共鬪之彼若不得自王不敬何用憂慮長爪告法者曰所解法者其有幾人法者曰似我等者面有一百次於我者有三百人長爪又門法名云何法者曰我法咒天咒地悉得振動入火入水不被燒溺長爪喜曰仙法行皆由法尊法者又曰我法一化直得驚忙非假大法不消小術長爪卽往白王此魔若來請王不憂我自有法對王調伏王曰來須鬪敵莫宜排拟不得疏慢是時長爪五百餘人銜牙頓齒唯待尊

者尊於時該諸大衆欲入此城到門外告衆人曰小諸又識此氣不衆曰非尊不才尊者告曰此城之中欲起少難而隔於我隔卽不得當自損之若損人衆近滿五百語已入城見王王問曰師所來者其意云何尊者曰我所來者當度衆生王曰以何等法而度衆生尊者曰剛強衆生剛強化柔耎衆生柔耎調王曰若有善術師何以敵尊者曰若會佛法一切天魔上自消伏小小善術之類斯不足言不假神通而自調伏于時長爪道衆悉在此會聞

尊者語已便設法術密作禁呪化
出一山可高千尺不着於地在於空中當尊者
頭上尊者知是術法即以手二指按地彼五百
衆各見其身在嶮而立不復敢動所化之山却
在彼衆頭上可去一尺危危欲墮彼長爪衆一
時乞命尊者即以左手却黜其地悉復依舊諸
長爪衆一時作禮云我等輩不識賢聖當願并
哀敏我等王即禮敬云我凡眼不識尊者令彼
小螢而對金尊者即爲王說法王即悟解深自
悔責長爪之衆一時退

散各相謂曰尊者神通如此我爭比之（開應作聞 非尊不才才恐識字略體）

○傳法正宗記

（廿六）尋從斯多出宮乃得付法其後遊化至東天竺國先是其國王剎帝堅固信重長爪外道梵志者及尊者入境外道之徒患之以告其師曰適知不如密多入國其人道勝恐吾黨不如宜先謀斥之外道即請從其王登高因西望謂王曰西有妖氣必魔入境王見之乎王曰不見然則奈之何外道曰此魔之所至家國必衰然為王計者不如誅之王曰未見其罪豈忍為乎外道復進其徒之善咒者曰其法能動天地此可以禦魔然尊者已知其託以望氣先戒其眾曰我至此城必有小難汝輩勿驚及見王果詰曰師來何為尊者曰我來欲度眾生曰

當以何法度何類衆生曰隨其類而以
法度之曰苟有術者師敢敵乎曰我佛
法至正雖天魔不足降之安有妖術而
不敢當耶外道輩聞其語益憤作法即
化一大山凝空將壓尊者尊者遂以指
按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移山即
臨其首外道黨大懼尊者復按地地靜
化山亦沒外道皆羅禮悔過王亦謝之
曰不識大士乃令螢火欲爭曜日月

○傳燈錄

（廿六）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
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尊者將至王與
梵志同覩白氣貫於上下王曰斯何瑞
也梵志預知尊者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
是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即鳩諸徒衆
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
子曰我等各有咒術可以動天地入水
火何患哉尊者至先見宮牆有黑氣乃

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爲尊者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尊者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於尊者頂上尊者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尊者尊者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爲王演說法要俾趣眞乘

（廿七）時堅固王於新遷城所致一大供設彼長爪五百人意恐悵怏故悅預之并迓尊者同赴此會尊者不受其請王有怩意尊已遙知又自念曰我是如來弟子具大慈故若不救命何名沙門即於座上作少神通往至會所王見尊者而便問曰適請不來當復還至尊者曰我念

汝一衆須臾陷溺我若不來當誰救汝舉衆聞
言皆悉驚訝遞牙相問云是何事王催齊食
令速持辦尊者曰今此一會非得此會王曰何
以尊者曰此是龍地須臾即陷汝等若信便隨
吾起于時一會并王部從一千二百摠遂師起
離此會所向一高處相去五里迴面未正其地
即陷不損一人而脫彼難王深敬重以二象輦
七寳嚴飾細妙好者而載尊者邐迤話言往故
城所前妙音聲及諸伎樂四兵如雲漸漸歸止
王曰五日向前作一大夢今日有此便應前瑞

其事甚妙孰能先覺自非尊者而不造此尊者曰佛具大慈悲我當亦合爾心不彼我者損已又大王曰我所夢者見一金鑠從空而垂我以手執光照一衆良久收上亦不落地今尊者救我等事與此無異尊者復告王曰我於路上未至此國亦作此一夢夢見一子手執珠蓋隨我後行亦不退步我觀王國當出一人以繼於我王曰今此小國不生大賢縱有其人不繼於聖尊者曰彼濁泥中尚出青蓮豈況勝國而無賢者

（遞牙卽遞互龍地恐龍池之衍　齊食卽齋食遂師恐逐師之衍）

〇傳法正宗記

（廿七）是時王新遷其都他日張大齋落之亦以慰外道欲尊者預會尊者初不奉命徐觀其地將陷卽以神通往之王曰師果來耶曰我非應供來欲有所救耳王曰何救曰此地已爲龍之所有須臾當陷衆不便去必溺王恐卽起其衆去之未遠至一高原反顧其地果陷淵然成湫王益敬密多卽嚴象駕命尊者偕還其故城因曰余五日之前嘗夢中墜一金鎖垂至於地我卽舉之今日之事非其應乎尊者亦謂王曰吾昔將至此國嘗夢一奇童持寶蓋趨我之後此必聖人出王所治以相繼傳法王曰下國豈有至人耶曰王無謙是必應之

（廿八）是時彼國有婆羅門家生得一子年近廿父母俱喪亦少親族常自求乞隨時而已有命使者亦不辭苦當行卽行意住卽住或念佛語或唱三昧意無所執亦不於放逸或居鄽肆或止村落曾處至陷處有識詞曰　神人脚踏土　會裏逢龍虎　是日取王來　王便隨他去　出此識已自隨所之不定居止又問曰汝行何急童子曰汝行何慢人問姓何答與汝同姓或凡或聖皆不能測此童子口稱瓔珞卽往城東而迎

尊尊者者爾時與王徐徐進輦尊
者告大王曰此國聖者不久出見王曰作何形
狀尊者曰人不可識王曰早晚見尊者曰卽至
言論之次是瓔珞童子至於輦前頭面作禮師
告王曰此者是也王於輦中小禮合掌尊者告
童子曰汝憶前世事不瓔珞曰我憶前世當與
尊者在法會中而說般若我在會上轉修多羅
爲化緣故特此相候尊者告大王曰今此菩薩
王當識不王曰我難覩見心且不識師曰欲識
此童子者不是別

聖是大勢至菩薩又曰吾今不憂於此聖後當
出二人一人當住此國土盡皆化導一人化導
南天度衆無邊悉獲善利得果之衆近有三千
獲小乘禪而當一万後化導六十年已更往東
方至震旦中居一九

（不辭苦苦字字劃不明或告或去）

（取字契嵩作趣　一万恐一方之衍）

〇傳法正宗記

（廿八）先是其國有婆門子幼無父母子然
放達自號瓔珞閭里不能測其爲人一
日遽發隱語曰　神人脚踏土　會裏
逢龍虎　是日趣王來　王便隨他去

自是出處不常及王與尊者駕至其舊城之東此子特來迎之禮於駕前尊者語王曰所謂王國之聖士此其人也尊者即謂瓔珞曰汝記往事乎瓔珞曰我念昔同法會尊者演摩訶般若波羅蜜而我轉甚深修多羅緣當復會故此相候密多謂王曰此子蓋大勢至菩薩降迹爲吾嗣法然其後復出二大士其一先化南天竺而後緣在震旦然其九年卽返本國

○傳燈錄

（廿八）又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故人謂之瓔珞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行何急卽答云汝行何慢或問何姓乃曰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尊者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卽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

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

(廿九)爾時大王告尊者曰若擬與此童子出家受戒我願供給所須當欲求福是時尊者與王到城卽度童子出家受戒尊者告瓔珞曰汝憶前世我說般若汝契多羅可以此號稱之名爲般若多羅

瓔珞欣慶依師改名卽從會起見三昧光而照一衆所見光者咸得安樂心不燥悶身形光澤行步輕健

○傳法正宗記

（廿九）尊者卽爲之剃度謂瓔珞曰以前吾談般若汝說修多羅致今復會便宜以般若多羅爲汝之名

○傳燈錄

（廿九）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瓔珞童子稽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

（三十）爾時不如密多在東印度六十餘年化度無量化緣漸畢乃告般若多羅曰如來以大眼法付囑伽葉轉次至我我今授汝宜當護持勿令斷絕聽吾偈曰　眞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爲智　於時般

若多羅受教奉持尊者何法既竟卽入王宮而告王曰我受王施當不輕利度人已畢佛事亦竟願王好住我入涅槃王卽悲泣聖何速哉且願住世尊者曰時當行矣更不久言却歸本座化身如日良久不滅王施金塔以盛舍利尊者見日相已騰身空中作十八變訖化火三昧自焚其身所下舍利皆如金色王收供養時當此土東晉第九主武帝戊子之歲矣

寶林傳第六

○傳法正宗記

（三十）當此不如密多化道於東天竺逾六十年矣一旦遂命般若多羅而告曰昔如來付大法眼藏展轉至我我今用傳於汝汝宜流通勿令其絕聽吾偈曰 眞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爲智 付法已尊者告王曰荷國惠施甯不感之但其化緣殆盡不能久戀仁德吾將往矣王善保之王泣下如喪所親尊者乃於王宮卽座化形如日少頃復之呈一十八變以三味火卽自焚之雨金色舍利王後爲金塔以閟之其時當此東晉孝武帝之世也

○傳燈錄

（三十）付法藏偈曰

眞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
尊者付法已卽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卽還本坐跏趺而逝化火自焚王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祖堂集

（三十）

爾時不如密多告般若多羅曰我持此法用付於汝汝善護持勿令斷絕而聽吾偈言

眞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為智

此師入滅時當此土東晉第九主孝武帝戊子歲矣

淨修禪師讚曰不如密多勝王誕慶高遠宮嬪瞻敬洞鑒媸姸祖堂金鏡

（參考）

淨修禪師讚曰般若波羅幼名瓔珞父母淪亡東西盤泊一曉龜

毛恆嗟水涸果滿菩提道源遼廓

此傳原刻十卷缺六、七、九、十、四卷今僅據日本昭和八年東方學報第四期所載常盤大定發現第六卷補入

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卷第八

秦　新編入録

達摩行教游漢土章布六葉品第三十九

并梁武帝碑文昭文祭文並集於後此一章亦名東流小傳

尒時菩提達摩者南天竺國王第三子學通三藏尤功定業天竺相承此三昧是如來密意也達摩既得法已并受法偈住于彼國六十七歲說法化

導而演一乘接六部衆如是神力宿
命他心廣作佛事授于大衆時現定
力即入三昧觀震旦衆生有大乘性
與彼緣熟而可堪化先辭師影後別
於王而告之言欲往東土王乃啓留
不住遂勅大臣御已舶送經于三載
至于廣州刺史蕭昂出迎時當梁普
通八年丁未之歲九月二十一日聞

奏梁帝梁帝勅下詔赴京師師取十
月一日而赴上元武帝親駕車輦迎
請大師昇殿供養是時志公和尚監
修高座寺在彼言笑謂寺僧靈觀曰
汝名靈觀實靈觀不靈觀曰願和尚指
示志公曰從西有一大乘菩薩而入
此國汝若不信聽吾讖曰仰覩兩扇

伍胥撿鉤九烏射盡唯有一頭至即
不至要假須刀逢龍不住遇水即逃
是時靈觀即以紙筆録于記之尒時
武帝問達摩曰朕造寺寫經及度僧
尼有何功德達摩荅曰無功德武帝
曰云何無功德達摩曰此有為之善
所以無功德是時梁帝不晤此理遂

普通八年十月十九日貶過江北後
釋寶志問梁帝曰昔聞達摩至國
大王何不敬仰留住武帝曰未知此
人志在上乘意趣沖遠凡情不惻因
茲致謗故不留耳寶志曰王雖遇而
不遇也武帝曰何人寶志曰此是傳
佛心大士乃觀音聖人乎王乃良久
驚恨即發中使趙光文欲往取之寶

志曰非論光文一人能取彼者盡王一國之力此人不迴也因此異知高座寺靈觀送述前事通于此文因爲東流小傳而彰在茲以顯後事尒時達摩十月十九日離此梁土至十一月二十三日過江至北時當後魏第八主太和十年行至東京有一僧名曰神光昔在雒中久傳莊老談吐清

奇每自歎言未盡理妙孔老之說禮
述風規志士不遙當造玄境年逾四
十始遇菩提達摩禮事為師從達摩
行至少林寺每問大師師不言說又
自歎曰昔人求法敲骨取髓刺血圖
像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人如此我
何藉焉時太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為

求勝法立經于宿雪齊至曙天明大
師見而問曰汝在雪中立有何事是
時神光悲泣而言曰惟願和尚大慈
大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是所願也
達摩告曰諸佛無上菩提曠劫修行
汝不以小意欲求大法終不能得介
時神光聞是語已即取利刀自斷左
辟置達摩前達摩語神光曰諸佛菩

薩不以身爲身不以命爲命汝雖斷
臂求亦可在達摩遂改神光字惠可
侍奉左右經八九年是時後魏明帝
發中使黃自立馳詔徵請如是三度
不赴京師賜磨納袈裟二領金鉢一
口絹三百匹銀瓶一口是時大師志
不受之勑又馳送如是三度後當領
受此上勑書三封及袈裟金鉢銀瓶

等物自魏末周初作亂漏失更無所
追覓於供養是時可大師勤苦精謹
不惜身命如是供給經于九載即以
無上正法及一領袈裟付囑惠可達
摩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
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
付囑於汝以此袈裟吾用為信汝受

吾教聽吾偈言吾本來玆土傳教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菓自然成尒時惠可聞付囑已及說法偈心生敬仰依教奉行尒時達摩告可曰吾以楞伽經四卷用明佛性汝須知之吾自到此國六度被藥我皆捻出今此一度被菩提流支三藏光統法師等食中下藥吾不捻出也何以故已得

付法人竟時後魏第八主孝明帝大
和十九年而入涅槃也瘞熊耳山吴
坂至三年後時有魏使宋雲西嶺爲
使却迴逢見大師手携隻履語宋雲
曰汝國天子早已崩矣宋雲問和尚
曰何處去達摩曰吾皈西天是時宋
雲却到本國國王果已崩也遂聞奏
後魏第九主孝莊帝帝乃命使令發

此塔開棺而看全身已還西天唯見一隻履在遂奉詔取出於東京少林寺供養自開元十五年丁卯之歲被竊將五臺山花嚴寺中供養梁大同二年者即是後魏大和十九年也爲南此異都各有年號前後改立所以不同自武帝在位都得四十八年起

壬午終巳巳梁武帝登位得二十六年十月一日達摩大師至於上元爲對荅武帝不稱王情當年十月十九日離梁土至十一月二十三日過江入後魏雒陽住少林寺至大和十一年戊申之歲正月十九日勅賜前件袈裟金銀瓶鉢及絹等物明帝徵命不赴三請在彼少林寺經于九載方持

法印而付於可又告曰吾有一領袈
裟賜汝爲信恐後疑者云吾西天之
人道汝是此土之子以何得法而實
難信汝便以此衣用爲信服并說前
偈及傳衣已是時達摩領衆雲往而
湊禹門彼處有寺額名千聖大師止
此經于三日時有期城太守楊衒之
問大師曰西國五天師承爲祖未曉

此意其義云何師曰明佛心宗寸無
差寤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爲秖
此一等更有別耶師曰須明他心知
其今古不猒有無亦非取故不賢不
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亦名爲祖衙
之又問曰弟子久在惡業不近知識
勤坐恭敬被少智慧而生纏縛却成

愚惑不得寤道而致於此伏願和尚指示大道通達佛心修行用心何名法祖師以偈曰亦不覩惡而生慊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愚而延賢亦不拋迷而就寤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是時衎之作禮願和尚久住在世化導群品師曰吾即往矣不宜久停人

多致患常疾於我衙之日是阿誰弟
子欲知其人願師指示當為治病師
曰吾寧往矣終不明焉寧自損已不
可損彼衙之曰和尚不言誰表道力
而辯他心師曰吾不明言恐損此人
汝若苦問記吾讖曰紅檨分玉浪管
炬開金鑠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
衙之重禮曰且辭尊長善自保愛弟

子赴覲未遠別矣是時學徒千萬瞻
仰大師得契心者花多菓少時魏法
侶崇雋數人豪壯英資流支光統覩
達摩興化傑出衆倫二師心有所謀
覺陳扇論特至師所廣召宗由達摩
乃雷辯一聲蟄戶俱啓是時難問往
返過從言發三千迴人萬意諸宗異學

咸伏寶崇光統流支猶生偃蹇六度
中毒師恙除之後食再施師不捨出
得人付法何此久停示化洛陽應現西
嶺是時達摩遷化正當梁武帝在位
三十五年丙辰之歲十二月當于辛
丑矣五日丁未焉于時魏明帝發中
使何弘簡至梁土告哀緣蕭梁武帝
戊申年中將詔書至魏通家結好并

述感化云菩薩入國土厚君賢德在上邦朕不及也明帝迴詔亦述本風云朕雖不才天降上德人道習矣佛化備焉上聖南离宮行九紫寶志尊長一而足焉武帝却返詔白而重摽孤云示觀音與朕分散南邦北洛並得奇人松鎮金峯珠歸玉浦至大師滅度時孝明帝發中使何弘簡馳詔書

去師某月日滅度梁武帝歎曰至魏
九年通化十方緬尋瞻仰祿積如山
未覩聖顏忽加鍾罄哀之悵之悲之
感之願斆龍圖陳辭玉版下詔儲子
以備誄文響塋神歸宜加就奠時梁
大同二年丙辰之歲十二月辛丑二
十八日庚午葬于大師是時武帝勅

賜大師珍奇雜寶共一十六事以充
祭衬又賜絹一千匹以充助祐于時
太子奉勑奠饗諸王百官而共持告
時魏太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即是梁大同二年而不殊也是時昭
明太子而撰祭文編于此章始陳序
曰尒時大師示涅槃已哀動人倫若喪
考妣如覆乾坤若霧霄結愁雲晝昬

月含悲而醳醽日帶慘而昷暾震山岳以磍礏壅彖源而氤氳簪椐頓顙縷褐迷兔一氣一絶呼蒼叫旻駢布擗踊至相捫撋徧躬血現衣裳變勳面扠齒草鬖散蓬塵鬘鬊擁轂纏經盈輪百帀千帀如雨如雲是時也有異類諸鳥相和悲鳴謳謳諏諏酸動人情鼓翼張肘盤旋繞廷頡之頏之

以春繼明撫幹不去攀條忽驚引
吭哀怨人不忍聽復有群獸吠咋哮
吼嘻呼跐蹀擽耳吒口絕地號叫旋
籠戚揉譫奓呀呷絕嘓毀首悶亂驚
躃悲呼良久慈心相視見人不走揔
來號泣大師皆禀人靈之友麓熊耳
之左鑿吴坂爲塋山谷崩岁巖崖倒

傾古木森聳峻剎陵競芝田萃蕁蘿
藟垂縈棬木通道攤土齊平荷幽凝
雪匠碩如星高墳雲砌不日而成其
勢也左同軌右洛陽背瀍池面福昌
夾二都之勝地基五天之法王于時
兩京羅帛五府英華奇希心眼鬢結
靈車輪搖鳳轉悵聳煙霞稜層窣
堵岞岈耆闍左邊力士右畔軍吒前有

散脂大將後有北方毗沙素帳白帶紙蓮縈花雲盤素鶴樹擬啼鵶寶鐸搖韻緇簪拽麻挽歌興兮嗟薤露悲風動兮鳴蕭葭由是駟馬臨歧百官奠祭朱幕霞展青樓雲掣擎燈搨重疊幡花擁弊帳闌氍逾途數毯罽從禹門而邐迆枕熊耳而相繼剪刻通草折枝芳桂菓蔬爛煸梴生勢麗拂臨霄胥短

胡騰脚細㠥巻香山巖懸薜荔花藥
旖旋蘇胡甘脆王液瓊漿珍嘗寶饋
倚床金轂瓜杖珠翠百和氤氳六銖
煙翳士庶駕肩黃巾相綴悲變六合
愁添四裛然則百宮烈位而祭曰
維大魏大同二年歲次丙辰十二月
辛丑朔二十八日庚午皇太子諸王

及百官等謹以珍饌之奠敢昭告于
南天竺國聖胄大師之靈伏惟大師
閱闠天機岌然像外貯江湖於方寸
含太虛之境界恢廓正慧沖融三昧
賀十力之智印乘六通而泛海運悲來
兮梵方拯顛危於漢代降法雹以挫
拉慴我山而瓦解賜之以黠慧蕩滌
其儓儗指我心而即佛頓超地位之

輩冀其可大可久永休無咎日月融而不融刧石朽而不朽靈臺鎭照廣彰妍醜永作心師長爲導首何哉不啚隊我嘉謨神道罔頓皇穹有韋折鏌鋣之慧劒𥉌驪龍之心珠峻岳倒滄溟枯巨舟覆大厦鋪雲潛素兎霧翳朱烏眚者沉穽迷人謬途哀哉薩訶去佛來魔尼乾跌踼興感世攄疾

紛紜當奈何幻惑我剎㡿踐蹋我娑婆撲滅我寶炬隳壞我金柯驅六入之窟宅縈五陰之網羅嗚呼哀哉大圓寶鏡落心臺塵黷靜然將沒照迷門關棙若爲開嗚呼痛哉肝膽俱摧涕淚如雨吁號駭雷悲鳴鵠鴈愁雲褰面寧知物外有裏空幽寘不促何

相催我大師眞身化佛妙湛空量來
覽有形去乃無相一彈指頃十方通
暢辭震旦而東背往天竺而西向應
沐清流八解池游戲一朶紅蓮上睿
哲斯逝高賢何御寂寂山谷蕭蕭草
莽園藥態躅庭軒罷賞般若葬林歲
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但某乙等叨
遊鄙徒不勝悲痛早習曾損懣然哀

慟胡為覆車不啚摧棟世界空闃誰
當應供無福者蒼蒼舋之不共恨號
泣以依悕想像願神道芳滋慧用謹
奉庶羞伏惟尚饗
是時太子癸巳後經三年宋雲西嶺
為使却迴逢見大師手攜隻履語宋
雲曰汝國天子早已崩矣宋雲問曰
何處去師曰吾歸西天於是武帝重

聞心加慰厚本許製碑心未承暇再
因此事而敬虔虔乃製此碑編爲文曰
我聞滄海之内有驪龍珠白豪色中
現楞伽月唯我大師得之矣大師
諱達磨云天竺人也莫知其所居未
詳其姓氏以精靈爲骨陰陽爲氣性
則天假智乃神與含海嶽之秀乃抱陵

雲之氣類鄔陁身子之聽辯若曇摩
弗利之博聞揔三藏於心河蘊五乘
於口海爲玉氎久灰金言未剖誓傳
法化天竺東來杖錫於秦說無說法
如暗室之揚炬若明月之開雲聲震
華夏道邁今古帝后聞名欽若昊天
於是躍鱗慧海振羽禪河法梁撗天
佛日高照是其育物也靈無靈之法

雨灑潤身田說無說之心燈證開明
理指一言以旨說即心是佛絕萬緣
以泯相即身離衆生實哉空哉凡哉
聖哉心無也刹那而登妙覺心有也
曠劫而滯凡夫有而不有無而不無
智通無礙神行莫測大之則無外小
之則無内積之於無成之於有其教
示乎手時奔如雲學如雨花而多果

而少其得意者唯可禪師矣大師乃
舒容而歎曰我心將畢大教已行一
眞之法盡可有矣命之以執手付之
以傳燈事行物外理在斯矣意之來
也身之住乎意之行也身之去乎嗚
呼大師可謂壽逾天地化齊日月使
長流法水洗幽冥而不竭永注禪河

滌煩籠而無盡豈期積善不祐皇天
何辜月闇樿庭風迷覺路法梁摧折
慧水潛流夜壑藏舟潮波汨起何啚
不祐俄然往矣神色無異顏貞如常
其時也地物變白天色蒼茫野獸鳴
庭甘泉頓竭鳴呼無為將來有為將
去道寄玆行示現生滅以梁大同二
年歲在丙辰十二月辛丑五日丁未

終于洛州禹門未惻其報齡也塟于熊耳山吴坂於是門人悲感號動天地泣流徧體傷割五情如喪考焉如喪妣焉生途眼閉傷如之何嗟乎法身示現無方骸塟玆墳形游西域亦爲來而不來去而不去非聖智者焉得而知之乎朕以不德忝統大業上虧陰陽之化下闕黎庶之歡夕惕勤

肝不暇食萬機之内留心釋門雖無九年之儲以積群生之福緬尋法意恒寄玆門安而作之精矣妙矣傳之耳目乃大師之苗裔也嗟呼見之不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雖一介凡夫敢以師之於後未獲現生之福亦冀當來之因若不刻石銘

心何表法之有也亦恐天變地化將
大教而不行或建鴻碑以示來見乃
爲頌曰
楞伽山頂生寶月中有金人披縷褐
彤同大地體如空心若瑠璃色如雪匪磨
匪瑩恒淨明披雲卷霧心且徹芬陀利
花用嚴身隨緣觸物常歡悅不有不
無非去來多聞辯才無法說實哉空

哉離生有大之小之衆緣絶刹那而
登妙覺心躍鱗慧海超先哲理應法
水永長流何期蹔涌還復竭驪龍珠
内落心燈自豪慧刃當鋒斁生途忽
焉慧眼閉禪河駐流法梁折無去無
來無是非彼此形骸心碎裂任焉去
焉皆歸寂寂内何曾有哽咽命之執
手以傳燈生死去來如電掣若能志

誠心不退刼火焚然斯不滅一眞之
法盡可有未寤迷徒玆是謁
至唐大歷年中代宗睿聖大文孝皇
帝謚號圓覺禪師　勅空觀之塔
第二十九祖可大師章斷臂求法品第卅
尒時惠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
父寂初無其子共室念言我今至善

家無惠子深自歎羨何聖加衛時後
魏第六主孝文帝永興十五年正月
一日夜現光明偏于一宅因茲有孕
乃生此子目受胎瑞名曰光光年至
十五九經通誦每發言說常人難會
心好儒學每讚仲尼性近逍遥頻推
伯氏一言一氣不與凡同每吐每談
恒加妙健年近三十重覽佛書每集

賢良猶宗子史自玆已降不處家庭遠邁參風時加慨歎偶至龍門香山寺事寶靜禪師常修定慧既出家已而至東京永穆寺具戒年四十二却步香山寺侍省尊長又經八載忽於夜靜見一神人謂光曰當欲受果何於此住不南往乎而近於道是時本名曰光光見神人現故乃號神光於

第二夜頭痛如裂其師寶靜欲與灸之空中有聲且莫且莫此是換骨非常痛焉師即便止遂說前事見神之由以白寶靜師曰汝依此言必是吉瑞汝頂變矣非昔首焉上有五峯垂墜玉軒其相異矣其祥吉矣汝勿久住便當行乎于時神光禮辭寶靜徐

徐進步直往南行時有西國達摩大
師乃示摠持之林菀與不二之川澤
者也發悲愍之佛心傳金風於東夏
大教斯而復隱其誰導而知之於是
神光大師乃湊玄旨遂禮辭近隨而
從之不經旬日至少林寺頻有扣門
師不發機復於一夜中庭雪立大師
乃見而問之曰汝在雪中立有何事

神光悲泣而言曰惟願和尚大慈大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是所願也達摩告曰諸佛無上菩提曠劫修行汝不以小意欲求大法終不能得神光聞是語已即取利刀自斷左臂置達摩前達摩大師乃喜曰一眞之法盡可有矣語曰諸佛菩薩求法不以身爲身不以命爲命汝雖斷臂求亦可在是

時達摩大師遂改神光字惠可侍奉左右經于九年即以無上法寶及以一領袈裟付囑惠可幷宣法偈師謂可曰吾自到此國來六度被藥我爲未付法教且皆捻出今此一度被菩提流支三藏光統法師等食中下藥吾不捻出也是時達摩密語惠可曰

此事非悞汝勿言矣何以故恐損其人
當我悲愍汝須好去吾自善安以吾
袈裟用爲法信又告曰所得吾法者
四人一人得吾髓一人得吾骨一人
得吾肉一人得吾血得吾血者偏頭
副得吾肉者尼揔持得吾骨者僧道
育得吾髓者汝惠可汝善守護勿令
斷絶又告曰汝得吾法并受信衣各有

所禀宜可知矣可曰請和尚述其本事而有何表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受袈裟以定宗旨不錯謬故而自明焉吾滅度後二百年中此衣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後得道還近千萬汝所行道勿輕未學此人迴志便及菩提初心菩薩與佛功等尒時惠可

大師得付囑已廣宣流布度脫無數
於天平年中後周第二主己卯之歲
有一居士不說年幾併有四十及所
禮拜不稱姓字云弟子身患風疾請
和尚爲弟子懺悔可大師曰汝將罪
來爲汝懺悔居士曰覓罪不見大師
曰我今爲汝懺悔竟宜依佛法僧居

士曰但見和尚即知是僧未審世間何
者是佛云何爲法伏願和尚而爲開
示可大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
佛無二汝知之乎居士曰今日始知罪
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法佛無二
也是時大師知是法器後與剃髮去
是師寶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
於光福寺受具戒却歸覲侍經于二

載大師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達摩大師付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幷師袈裟以爲信故汝受吾敎聽吾偈言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能生說此偈已又告璨曰吾歸鄴都還債汝善護持勿令法眼斷絕大師又曰汝後有難當勿出焉璨問

曰和尚聖者當預知之師曰非吾能明是先代祖師而有讖云璨問曰是何祖師師曰是西天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預知于此云吾滅度後一百五年而有小難讖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爲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吾算此年恐及

於彼汝善行化勿令斷滅大師言訖便
往鄴都化導群品三十四載後而變
行復異尋常或在城市或於巷陌不
揀處所說法度人或爲人所使事畢
却往彼有智者每勸之曰和尚高人
莫與他使可大師曰我自調心何關汝
事其年正月一日有辯和法師於鄴
都管城安縣匡救寺講涅槃經是時

大師至彼寺門說法集衆亘多法師
講下人却衰少時辯和法師再三佐
於大師遂於縣令翟仲侶言之云彼
邪見道人打破講席亂壞佛法誑惑
百姓于時翟令不委事由非理損害
而終瘞在磁州滏陽東北七十餘里
時當隋第一主文帝開皇十三年癸
丑之歲示于滅度春秋一百七歲遇

唐内供奉沙門法琳撰碑文曰
夫思不可得惻不可知惟禪門之法
乎故無形無相潛流沙界使有情者
歸於妙覺味道者普會於眞如或開
小也言說或談大也不二無心即心
即色非色至如乘幽入微處默顯寂
臥佛性海登涅槃山闇而惟明凡而

大聖其誰能之可禪師矣禪師諱惠可武牢人也俗姓姬氏禪師抱氣非凡稟天靈骨頭如五岳掌若開蓮少爲儒生博聞世典莊易大義無不精研每聞老聃談天竺我師夫子說西方之聖未曾不引領西望冀聞甚深之法乎三十年間寤寐慨歎時有西國達摩大師乃摠持之林菀不二之

川澤也爲金棺久寂微言且絶大教斯隱其誰遵之於是發悲愍心傳風東夏策杖請盃蹴踏禪門如滿月之顯高山若渤澥之呑巨海禪師年逾四十方始遇也不捨晝夜精勤九年大師曰夫求法者不以身爲身不以命爲命方可得也禪師乃雪立數霄斷臂而無顧投地碎身營求開示大

師乃喜曰我心將畢大教已行一眞
之法盡可有矣命之已執手默付以
心燈特奉楞伽將爲決妙尔乃啓慈
顏授眞教開寶鏡照心河如天牧雲
風卷塵霧德餅育水置異器中其時
則淨五眼朗三明會一乘圓萬德乃
法山峩峩禪河汨汨東山之法於是

流焉即非久植宿因其孰能至於此也然門人滋廣開寤者甚多撒滿諸山落落星布隨方利物波湧雲華或居巖而捿心或道世而怡德其衆學徒請益往來如市稻麻竹葦未足爲多至如聽鑒精微明鏡照隱決禪河於口海朗慧日於心端大師印之唯可禪師美繼明踵跡則僧璨得之相承

寶光明明大照導蒼生而無盡將萬劫而無墜也嗟呼達摩大師乃觀音聖人也現多身於像運霑甘露於沙界一沐法雨群動洗心長開道光寂寂恒照大師思寶珠巳明智燈將曜法化有人西歸示滅但法琳生居像末長遇明時天澤普流預蒙出俗雖形如草芥學劣鏤氷心不證於正真

敢見聞於法將復備綜玄教歷踐多
門超聖剎那滯凡累劫究妙覺於情
界得眞如於俗品者未若斯法門也
吁嘵彼禪師不知其所之唯法斯在不
以書記焉知法之尊或恐蒼山變谷
渤澥成田萬古摧殘高風見隱乃爲
讚曰

善哉大士應物爲器秉心唯德釋門
宗志因達而通爲法指辟一受不退
位登聖地心唯佛心事唯佛事累世
重光易刧之美此可大師下除第三
祖自有一支而有七人第一者峴山
神定第二者寶月禪師第三者花閑
居士第四者大士化公第五者向居
士第六者弟子和公第七者廖居士

第二寶月者有一弟子名曰智巖後
爲牛頭第二祖師是也第三花居士
有弟子名曰曇邃雲人也此曇邃出
三弟子第一者延陵惠簡第二者彭
城惠㻋第三者定林寺惠剛下自出
四代惠剛弟子六合大覺大覺弟子
高郵曇影弟子泰山明練明練弟子
楊州静泰此上七代並是可大師之

苗裔矣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章却歸示化品第四十一

尒時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不得姓字以後周第二主天平十三年己夘之歲遇可大師去身患風疾請和尚為弟子懺悔可大師曰汝將罪來為汝懺悔居士曰覔罪不得可大師

曰我爲汝懺悔罪竟宜依佛法僧居士曰但見和尚即知是僧何者是佛云何爲法伏願和尚而爲開示可大師告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居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外中間如其心然法佛無二也是時大師知是法器攵與剃髮云是吾寶宜名僧璨焉又其年三月十

八日於光福寺受具當年却歸侍覲左右經于二年大師乃付法及衣幷陳昔讖而告縣事是時璨大師得付法巳遇周第三主武帝諱邕破滅佛法隱於峴公山十有餘載後漸出化又經二十一年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之歲導利沙界大集群品普雨正法是時會中有沙彌年始十四名曰道

信來禮大師而致問曰惟願和上教
道信解脫法門師問信曰誰人縛汝
信荅曰無人縛大師曰旣無人縛汝
即是解脫何須更求解脫信於言下
豁然大寤侍奉左右經八九年於吉
州受戒却來侍奉璨大師大師乃告
信曰汝旣尸羅具矣其道明矣吾何

住乎又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并達摩袈裟付囑於汝汝受吾教聽吾偈言花種非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盡無生又告信曰汝善護持勿令法眼斷絶又告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又於鄴洛二都而自化導經乎三十四年吾今付

汝法後三二年閒悠悠在世然往羅
浮而斁覽觀曆非此久止汝當好住吾
自善去言訖便往更不住此四年甲
子後經于二載從羅浮還却歸舊止
樹下合掌而終時當隋第二主煬帝
大業二年丙寅之歲入涅槃也
唐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淸河
郡開國公房琯撰碑文曰

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而佛性如
之萬物變化陰陽不可思量而佛法
如之如來以諸法囑群龍以一性付
迦葉付阿難至菩提達摩東來付可
可付大師傳印繼明累聖一體自迦
葉至大師西國有七中土三矣至今
號爲三祖焉大師以没生猶幻何有於

家變滅如雲其誰之子故蒙厥宅里
黜其姓氏代莫得而聞焉又以諸行
生滅是相虛妄故隨無朕諸心無所
或持衡屠門或操量酒肆不及其味
不言所利聲場婬室不累其志髣髴
乎維摩之儔歟此葢大師天受之奇
也後見先師可公請為懺悔可公曰
將汝罪來與汝懺悔大師曰覓罪不

得可公曰與汝懺悔矣大師白先師曰今日乃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先師曰如是一言已發廓然昭契大師含道而生抱理而息廣量大度遺相性情光師察其熟根爲之寶器認之般若證之彼岸祖師所付一以與之譬如東方明矣而又登之以天光於是群迷

利見蠢動皆覩矣大師未得無求得
之不有同夫太陽與萬物齊運後何
心於暉燭耶此又大師授之奇也當
周武滅佛法可公將大師隱於舒州
峴公山峴山之陽有山谷寺超雲越
靄逈出人寰寺後有絕巘登溪更爲
靈境二公即其遯焉居五年風痰都

耄時人號爲赤頭璨可公將還鄴謂大師曰吾師有袈裟一領隨法傳予法在汝躬今將付汝山谷寺數有神光甘露之瑞人怪而問焉大師曰此是佛法將興舍利欲至耳後京城大獲舍利分布天下山谷寺果置塔此又大師玄覽之奇也先是此山多猛獸毒蟲大師至止遂絶其患門人有

道信者大師異其神意傳付之道如可公之於大師焉告之曰有人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從此便託疾山阿向晦宴息忽大呼城市曰我於峴山設齋汝等當施我齋食於是邑咸集乃於齋場樹下立而終焉異香滿空七日不散道信奔自雙峯領徒數百塟大師於所居之處時人始知道信

得法於大師尔時隋末崩離不遑起
塔洎皇唐天寶五載有趙郡李常士
林精奕朝奕朝端閒瑩自河南少尹
尨遷同安郡別駕憶經行之丘墟慨
塋壠之蕪沒興言改舉遐迹一辭於
是啓墳開棺積薪發火灰燼之内其
光耿然脛骨牙齒全爲舍利堅潤玉

色鏗鏘金振細圓成珠五彩相射者
不可勝數四衆爭趍歎未曾有遠方
後至痛無所獲或取親身一片之襯
周棺一掬之土頂戴虔誠歸至郡縣
振木撥土舍利復生焉自發舊封逮
爭新定祥光瑞氣覆冒其山此又大
師通感之奇也寶塔聳興莊嚴云備
古木新拱丹翠相發松梢林於月桂

輪挺足其扆極迴廊共崇崗複拖長
鍾與嵌巖疊巘兩方登降雙刹俯仰
煥彼幽谷燭乎長川嘻大師之法傳
乎無窮大師之儀翳彼荒楚豈其道
而尊重其師歟非別駕李公孰能權
輿建立光若此者乎上座惠欽寺主
崇英都維那湛然禪師道幽孰能保
護營衞自初有終群財衆心願力斯

畢一佛出世再現此邦彼舒之人良
緣何其其言鏤金石垂之不朽有處士
樊定超不遠千里來訪三居乃梗槩
其晦明存時之齊死生自在之異豈
伊言字能語至極辭曰
聖人何思兮其心本如如生萬法兮
如等太虛法則可說以心證心兮千

載不絕迦葉至我兮聖者十人貞殊心一兮相續一身與佛在日兮法無有異八萬四千兮斯爲不二大師於我兮如彼浮雲惟桑與族兮口未嘗分大師於物兮幻彼邪正不垢不淨兮一其凡聖以蒙養正兮人謂之狂慧炬一發兮光照十方光然後人兮示沒於代遭亂遂翳兮僅二百載明

時勝因兮啓封以火盡成舍利兮證
知佛果如彼前佛兮寶塔巍巍與法
俱崇兮永世歸依
有人云此大師不還者悞也何以今
於韶州清遠縣禪居寺現有三祖大
師堂隋甲子年末而届于此住得一
年便往羅浮遊諸名聖至隋大業二
年却歸山谷而示遷奄於天寶五載

乙酉之歲有河南少尹李常特往荷
澤寺問神會和尚三祖大師墓在何
所弟子往往聞説入羅浮而不還虛
實耶會和尚答曰夫但取文佳合韻讚
大道而無遺若據實由墓在舒州山
谷寺北是時李尹雖知所止心上懷疑
其年七月十三日奉　玄宗勅賜李

尹為舒州別駕至任三日僧道等叅
李尹李尹問曰此州有山谷寺不三
綱荅有李尹問曰承寺後有三祖大
師墓虛實上座僧惠觀荅實有其年
十一月十日李尹與長史鄭公及州
縣官寮等同至三祖墓所焚香稽白
發棺而看果有靈骨便以闍維光現
數道收得舍利三百餘粒李尹既見

此瑞遂捨俸祿墓所起塔供養一百餘粒現在塔中使人送一百粒與東荷澤寺神會和尚和尚於浴堂院前起塔供養一百粒李尹家中自請供養至天寶十載庚寅之歲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謚號鏡智禪師勑覺寂之塔時天寶五載十二月八日李尹設舍利齋時有西國三藏二

人同赴此會李尹問曰師名云何三藏曰名揵那尹問曰西天有多少祖師揵那曰四十九祖李尹曰為是一宗旨下更合別宗三藏曰其數亘多尹曰多少三藏曰若從迦葉為首直下血脉相承至于般若多羅即有二十七師若取罽賓師子比丘依止弟

子達摩四代二十二師編入此前二十七師數內即是四十九若取七佛并迦葉二十七師至此土璨禪師即三十七祖也李尹又問諸老宿曰此土有圖空寫單名并五十餘祖或前或後或少或多但有空名不見說事者何也是時衆中有一禪師名曰智本是六祖能大師弟子住禪衆寺答

曰諸祖師名多有乖互者有其由矣
何者昔後元魏初佛法倫替聖教焚
爇其時所有沙門悉令還俗所有佛
經不遺一字並無流布時有沙門曇
曜其時還俗遂單録得諸祖師名心
中草草不備次第著衣領中經四十
五年屬後魏第四主文成帝再建佛
法曜爲僧統恨正法陵遲遂集諸沙

門共再結集目為付法藏傳或前或
後而有耄悞者皆由此也自此集後又
經一十三年丙午之歳成帝勅國子
監博士黄元眞再窮佛典特究餘墳
時有北天三藏吉弗煙譯名佛陀扇
多也五天通明并善神足秦梵俱契
吴楚同該先翻釋氏之經次明菩薩

之傳就此之中辯其前後於彼教綱甄剪宗承編補五九之章分經四六之軸就其本傳纂彼珠金兼覆外義仍佳寶王高峯舉巘迴合四賢廣博異聞目為神足先陳六葉次述五明揩定古今共詳佛事者即當時之明矣即今時之識矣

寶林傳卷第八